



SCUM MANIFESTO

VALERIE SOLANAS

S C U M 宣言

瓦莱丽·索拉纳斯

翻译: *Nemo*

校对: 路米内 & 小南玩小南

据 *Verso* 2016 版修订

生活在这个社会，至多不过是极致无聊的，这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与女性毫无关联，具有公民意识和责任心且追求刺激的女性只能去推翻政府、抹除货币制、实现完全的自动化并消灭男性。

如今，在没有男性（或者相对应的，在没有女性）的参与下生育且只生育女性，这在技术上是可行的。我们必须立即开始这样做。维持男性续存甚至不是繁殖的某种可疑目的。男性是生物学上的意外：“Y”（男性）基因是不完整的“X”（女性）基因，也即，男性的染色体是不完整的。换句话说，男性是不完整的女性，是在基因阶段就被流产掉的一具行尸。身为男性就是有缺陷的，是在感情上受限的；性别为男即一种匮乏症，男人患有情感上的残疾。

男性完全以自我为中心，陷在他的自我之中，无法移情或共情他人，无法去爱、拥有友情或被情感触动，无法有这种温柔细腻。男性是完全孤立的个体，无法与任何人保持融洽的关系。他的反应完全依靠直觉而不经大脑；他的智力纯粹只是为其驱力与欲求服务的工具；他对激情和心灵交流无能，对自身感觉以外的东西无感。男性是半死不活的麻木肉块，无法给予或接受愉悦或快乐；由而，男性最好不过是极无聊的或无害的废物，因为只有那些能够吸纳他人（*absorption in others*）的人才是迷人的。男性卡在人猿之间的灰色地带，并且比猿类更糟，因为与猿不同的是，男性能够产生一大摞负面情绪——憎恨、嫉妒、蔑视、厌恶、内疚、羞耻、怀疑——此外，男性对自己是什么和不是什么也怀有自觉。

即使完全从生理意义上讲，男性都不配完成配种工作。哪怕假定他精通机械地抽插——虽然也没几个男人精通，首先，他就做不到充满情趣和情欲地撩拨，他只能被内疚、羞耻、恐惧和不安吞噬，这些感觉根植于男性的本性中，最明智的训练也只能将其最小化；其次，身体给他带来的感觉无法邻近任何东西；再次，男性不能与伴侣共情，而是沉迷于自己的表现，沉迷于自认为的“A级”表演，沉迷于优秀的抽插运动。把男人称作动物都是一种奉承；男人就是机器，就是行走的假阳具。人们常说男人使用女人。用女人做什么？显然不是为了获得快感。

被内疚、羞耻、恐惧和不安吞噬，如果幸运的话，还能获得一些几乎不可知觉的生理感受，尽管如此，男性仍沉迷于抽插；只要想到有个可操的逼在等着，他可以游过一条鼻涕河，在深及鼻孔的呕吐物里跋涉一里地。他可以上他看不起的女人，上任何牙齿不齐的丑老太，而且愿意为这样的机会买单。为什么？不是

为了缓解生理上的紧张，因为自慰就能做到。也不是为了自我满足；这不能解释奸尸和变童的现象。

完全以自我为中心，无法建立关系、移情或共情，同时又充斥着无处不在四处弥漫的大量性欲，男性在心理上是被动的。但他讨厌自身的被动，所以将其投射到女性身上，把男性定义为主动，以此证明他自己（“证明他是大男人” [prove that he is a Man]）。而去证明这一点的主要方法是去插逼（大屌男人操牛逼 [Big Man with a Big Dick tearing off a Big Piece]）。由于他要证明的东西本身就是错的，他必须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它。因此，做爱是一种令人绝望的强迫症行为，试图证明他不是被动的，证明他不是女人；但他就是被动的，并且的确想成为女人。

作为不完整的女性，男性穷尽毕生试图完善自己以成为女性。为达这一目的，他不断探索，与敌亲密、试图与女性共存、与女人融合、声称自己拥有女性的所有特质——情感的力量、独立性、坚强、活力四射、果断、冷静、客观、自信、勇敢、正直、有生命力、充满强度、品格高尚、轻盈灵动（grooviness）等等——并将所有男性特质投射到女性身上——虚荣、轻浮、浅薄、软弱等等。不过应该承认，男性有一点的确远远优于女性——公关能力。（他在说服数百万女性认为男性是女性而女性是男性方面做得非常出色。）男性声称女性通过成为母亲来获得满足感，而性欲其实反映了男性认为如果他们成为女性，他们就会获得满足。

换句话说，女性不嫉羨阴茎；是男性嫉羨阴道。当男性接受自己的被动性时，就会将自己定义为女性（这时男性和女性都认为男人就是女人，女人就是男人），成为异装者，失去做爱的欲望（或者就此而言，做其他任何事的欲望；他会为成为变装皇后而感到满足），并阉割他的阳具。然后，他从“做女人”的过程中获得了持续四溢的性快感。对于男人来说，做爱是为了抵制他成为女性的欲望。男性对以下事物负有责任：

战 争

对于自己不是女性，男性通常的补偿是发射他们的“大枪”（getting his Big Gun off），而这是非常不够的，因为他们能射的次数极其有限；所以他大规模地

施行真正的发射，向整个世界证明自己是“大男人”。由于男性没有同情心或是与他人移情/共情的能力，证明男子气概需要以无穷无尽的残害和痛苦，以及无数的生命为代价，包括他们自己的性命——男性的生命毫无价值，他们宁愿为了荣耀燃烧自我，也不愿沉闷地捱过五十年。

品行端正、礼貌和“尊严”

每个男人在内心深处都知道自己如狗屁般一无是处。男性完全被动物性的感觉控制，并为此感到羞愧；他不想表达自己，想向他人完全隐藏其肉身，隐藏他的自我中心，隐藏对其他男人的憎恨和蔑视，同时向自己隐藏他所怀疑的其他男人对自己的憎恨和蔑视；他的神经系统是不成熟的，很容易因一丁点儿的情感或感觉的展露而烦恼，男性试图强制推行一套“社交”规范，以确保他们在彻底的平静中没有丝毫的波澜、感觉、或令人烦心的见解。他使用“交媾”、“行房”、“发生关系”（对男人来说，性关系是一种累赘）这类词，并施以生硬的礼仪；就像给黑猩猩穿上礼服。

金钱，婚姻及卖淫，工作 以和妨碍自动化社会的建设

让人为了钱或为了什么人而每周工作超过两到三个小时，是毫无出于人性的理由的。所有非创造性工作（几乎所有当前的工作）本就可以在很久以前实现自动化了，在没有货币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她所想拥有的最好的一切。但是，让货币制度得以维持，有出于非人的、男性立场的理由：

1. 妞。男性鄙夷他极度残缺的自我，并为了克服空虚自我强烈的焦虑和深深的孤独，他不顾一切地依附于任何女性，怀着以此成就自己的朦胧愿景，也怀着近朱者赤的隐秘信念，他希求女性的长久陪伴。最卑微的女性的陪伴都比他自己或其他男性的陪伴要好，后者只能提醒他自身是多么令人厌恶。但女性，除非非常年幼或病得很重，否则必然被威逼利诱才去陪伴男性。

2. 向无法与他人建立关系的男性提供“自己是有用的”的错觉，使他能够通过“自己挖坑再填坑”的方式来证明自身的存在。闲暇让男性感到恐惧，他们将无所事事，只能思考可笑自我。无法与他人交流也无法去爱，男性必须工作。而女性渴望吸纳，渴望感情上的满足和有意义的活动，但缺乏机会或能力，她们更爱闲暇，并以自己选择的方式消磨时光——睡觉、购物、打保龄球、打桌球，玩扑克和其他游戏、养殖、阅读、散步、做白日梦、吃饭、自娱自乐、嗑药、看电影、做精神分析、旅行、养狗猫、懒洋洋地躺在沙滩上、游泳、看电视、听音乐、装饰房子、搞园艺、缝纫、泡吧、跳舞、走亲访友、“提升她们的心智”（上课）、吸收“文化”（讲座，戏剧，音乐会，“艺术”电影）。因此，即使假设男女之间完全经济平等，许多女性也更愿意与男性生活或在街上卖屁股，这样她们可以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自己身上，而不是花费很多时间为别人做无聊、愚蠢、没有创造性的工作，发挥着连动物或机器都不如的作用，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能够获得“好”的工作——共同管理屎堆。因此，将女性从男性控制中解放出来的方法是彻底消除货币劳动制度，而不是在这个制度下实现与男性的经济平等。

3. 权力和控制。由于无法掌控自己与女性的私人关系，男性通过操纵货币和金钱所控制的一切，也即控制所有事所有人，来获得掌控事物的能力。

4. 爱的替代品。无法给予爱或感情，男性付出金钱。这让他们觉得自己像母亲。母亲予以乳汁；而男性予以面包。他是供养人（Breadwinner）。

5. 给男性提供目标。无法享受当下，男性需要一些愿景，而金钱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永恒的、无止境的目标：想想你能用 80 万亿美元做些什么——用它投资！三年后，你将拥有 300 万亿！

6. 为男性实现操控的主要机会——父性（fatherhood）——提供基础。

父性和精神疾病

（恐惧、怯懦、害羞、卑微、不安和被动）

母亲想给孩子对孩子最好的东西；爸爸¹只想给孩子对他自己最好的东西，那就是平静、迎合他错觉中的尊严（“尊重”）、对他自身的良好反馈（地位）以及操控的机会，或者，如果他是“开明的”父亲，就会“给予指导”。对他的女儿，在性方面他还想要更多——婚礼上父亲把女儿的手交给新郎；手之外的部分则是归他的。与母亲不同，爸爸永远不能屈服于孩子，因为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维护他对果断、强制、永远正确和力量的妄想。永远不能随心所欲，这将导致孩子对自己应对世界的的能力缺乏自信，并导致他消极地接受现状。母亲爱她的孩子，虽然有时会生气，但愤怒很快会平息，即使还在生气，也不妨碍爱和基本的认可。爸爸在感情上是无能的，他不爱他的孩子；他认可他们——如果孩子是“好的”的话，也就是说：如果他们乖巧、“尊重”、顺从、服从他的想法、安静而不表现出不体面的脾气（这对爸爸容易受到干扰的男性神经系统来说是最令人不安的）；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是被动的植物人。如果孩子们不“好”，爸爸也不会生气——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现代的、“文明的”父亲（老式的咆哮和粗暴的狂怒其实更好，但因为太荒唐了让他很容易被人鄙视）——而是表示他的反对，这种状态不像愤怒，而是持续的并且阻断了基本的认可，会让孩子认为自己毫无价值，并终生固着于只有足够“好”才会被认可的想法；其结果是孩子们害怕独立思考，因为那会导致非传统的、不被认可的观念和生活方式。想得到爸爸认可的孩子必须尊重爸爸，并且表现得像个垃圾，爸爸可以确保他只需要保持冷漠疏离，遵守“狎能生慢”的规则就能赢来尊重，即使他是可鄙的，事实上他的确是可鄙的。表现得疏远和冷漠，他就能保持未知、神秘，从而激发恐惧（“尊重”）。

对情绪化“场景”的抑制使人恐惧强烈的情感，恐惧自身的愤怒和仇恨。而对愤怒和仇恨的恐惧，加之对应对和改变世界的的能力缺乏自信，甚至对在微小程度上改变自己的命运缺乏自信，导致人们无法相信世界和大多数人是美好的，无法相信最平凡且微不足道的消遣都非常有趣而令人愉快。

父性对男性的影响，具体地讲，使他们成为了“大写的男人”，也即高度抑制他们所有被动行事和同性恋的冲动，抑制了他们成为女性的欲望。每个男孩都想模仿他的母亲，成为她，与她融合，但爸爸禁止这样做；爸爸才是母亲；他与她交融。所以爸爸时而直接时而间接地告诉男孩，不要成为娘娘腔，要像一个“真

¹ 译注：相较于称呼母亲为 mother，索拉纳斯大多数时候称呼父亲为 Daddy，而 Daddy 一词本身含有两性间不平等的要素，或者一定的性暗示，译文将 Daddy 译为爸爸，只在她使用 father 时译作父亲。

男人”。男孩被爸爸吓得要死，也“尊重”他的父亲，顺从，变得像爸爸一样，即“大写男人”群体的模范，全美国的理想型——举止得体的异性恋蠢货。

父性影响女性使其成为依附于男性的——不独立、被动的、家庭的、动物性的、不安的、寻求认可和安全感的、懦弱的、谦虚的、“尊重”权威和男性的、封闭的、不积极予人回应的、半死不活的、渺小的、沉闷的、传统的、扁平的、彻头彻尾可鄙的。“爸爸的小女孩”（Daddy's Girl）总是紧张恐惧、不冷静、没有分析能力、缺乏客观性、认同爸爸以及其他男性、她在恐惧（“尊重”）的氛围下，不仅无法看到假象背后的空壳，还接受了男性对自己优越性及他“是女性”的定义，也接受了对女性的劣等性且她“是男性”的定义，这都要归功于爸爸的教导，她们现在的确如此。

父性的增强——由于社会财富的广泛增长，父性也必得兴旺——导致了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女性无知和衰落的情况普遍增加。财富与父性的紧密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只有那些有过错的女孩，即“有特权”的中产阶级女孩，能够“接受教育”。

总之，父亲以男性气质的影响腐蚀了世界。男性有逆向的点石成金术——他点过的东西都会变成狗屎。

对个殊性、动物性（家庭性和母亲性） 及功用性的抑制

男性只是一系列条件反射的集成物，无法做到心智的自由反应；他与早期环境绑定在一起，完全由其过去的经历决定。而男性最早的经历是和母亲在一起的，所以男性终其一生都与母亲绑在一起。男性从未完全明白自己不是母亲的一部分，从未明白他是他，而她是她。

他最大的需求是被妈妈引导、庇护、保护和钦佩（男人希望女人们喜欢上令他们自己恐怖畏缩的东西——他们自己），并且完全出于生理需求地，男人沉湎于基本的动物性活动（而不是把时间花在“外面的世界”，以严守他自身的被动性）——吃饭、睡觉、拉屎、放松和被妈妈安抚。女孩们渴望得到她们消极又总

是摇头的爸爸们的赞许，渴望能被他们拍拍头，渴望哪怕一点点垃圾都能得到他们的“尊重”，由而轻易地沦为妈妈、沦为没有心智的生理需求照料者、沦为疲惫之人的奶嘴、沦为行走的猿猴、沦为渺小自我的鼓励者、沦为可鄙之人的赏识者、沦为长奶头的热水瓶。

在父权统治下，社会中最落后的女性——“有特权且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人道主义的逆流——被贬斥为动物，这种贬斥过于彻底，以至于她们试图去享受（groove on）分娩的阵痛，在二十世纪中叶躺在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让婴儿砸吧她们的奶子。“专家们”告诉女人，妈妈应该呆在家里并接受这种动物性，但事实上这并不是为了孩子，而是为了爸爸；让爸爸们能挂在乳房上；是爸爸需要间接地享受产痛（作为半死不活的肉块，他们需要非常强烈的刺激才能勉强有所反应）。

将女性贬斥为动物、妈妈、男性，既是心理学的必要也是实用性的必要：男性这一物种除他之外别无它类，男的与男的之间是可互换的。他没有根深蒂固的个殊性（individuality）——这特性源于是什么激发了你的兴趣、是什么外在于你的东西吸纳了你、以及是什么与你维系着关系。男性完全是自我吸收/只顾自己的（self-absorbed），只能与自己的身体或物理感觉相联，他们彼此间的区别仅在于抵抗自身被动性和抵抗成为女性的欲望，在程度和方式上的不同。

男性清晰地了解到女性的个殊性，但这又是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也无法在情感上与之相联或进行把握的，这让他恐惧、沮丧，并生出嫉妒。因此，他拒认女性个殊性的存在，并继续根据个体的职能或用途来定义每个人，毫无疑问，他定将最重要的职能——医生，总统，科学家——分配给自己，以此为男性提供某种认同，即使他们没有任何个殊性，并试图说服他自己和女人（男人最能说服女人）：女性的职能就是生养孩子，就是安抚和鼓吹男性的自我；女性如此这般的职能，使得女性也可以与其他任何女性互换。但实际上，女性的功用是建立关系、是去享受、是去爱、是去做自己，这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男性的功用是产生精子。可如今我们已经有了精子库了。

事实是，女性的职能是去探索、去发现、去创造、解决问题、开玩笑、玩音乐——带着爱去做所有这些事。换句话说，去创造一个有魔力的世界。

妨碍隐私

尽管男性耻于他们自身及其所做的几乎一切事情，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坚守隐私和秘密，但他并没有真正关注过隐私。作为空虚、不完整、又孤立的个体，男性没有办法自我愉悦，由而经常需要女性的陪伴，无论何时何地，他从不觉得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任何女人（哪怕是个完全陌生的女人）身上有一丁点的错，甚至会为没有这样做而感到愤慨、羞耻和困惑——他们终其一生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更愿意忍受超过一分钟的孤独，而不是由讨厌鬼簇拥陪伴。他想要变成女人，所以努力黏在女人身旁，这是他最能够接近成为女性的方式了，所以他创造一个“社会”，这社会基于家庭——一对男女和他们的孩子（家庭存在的借口），每一个单位实际上活得要高过另一个，肆无忌惮地侵犯女性的权利、隐私和理智。

孤立、边缘化和妨碍共同体

我们的社会不是一个共同体，而仅仅是一个个孤立家庭单位的集合。男性极缺安全感，担心他的女人一旦接触到其他男人或偏离常态的生活就会离开他，他试图将她与其他男人隔绝、与更低的文明隔绝，所以男性带着她移去边远郊区，那是自我吸收/只顾自己的夫妇及孩子的聚集地。这种隔绝让他成为“顽强的个人主义者”（*rugged individualist*），成为独行者，使男人作为“独立个体”的伪装得以维系，将不合作和特立独行等同于个殊性。

男性还有另一个孤立自己的理由：每个男人都是一座孤岛。男性被困在自己之中，情感上是绝缘的，无法与他人建立关系，男性对文明、人、城市和处境感到恐惧，这种种都要求人要有理解他人、与人交流的能力。就像只受惊的兔子，他匆匆离开，把爸爸的小婊子们拖进旷野、郊区，或者，用嬉皮士的话说——他出去办事了，大兄弟！（*he's way out, Man!*）——一路爽到奶牛牧场，他就可以不受干扰地乱搞，用他们的蛋蛋和老二为所欲为。

渴望成为“大男人”和“顽强的个人主义者”的“嬉皮士”，并不像大多数男人那么身体强壮，而且，除了想到可以有很多女人搞就兴奋外，他们反对作为

供养人的严酷生活，也反对只有一个女人的单调生活。在分享与合作的名义下，嬉皮士形成公社或部落，考虑到它的团结性，因此，（公社，作为一个延伸出去的家庭，也是对女性权利、隐私和理智之侵犯的延伸）它并不比普通的“社会”更像个共同体。

一个真正的共同体由个体组成——不单指人类个人，也不是夫妻——尊重彼此的个殊性和隐私，同时在精神和情感上相互交流——自由的精神存在于彼此自由的关系中——并相互合作以实现共同目标。传统主义者说，“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嬉皮士”说是部落；没有人说是个体。

“嬉皮士”牙牙学语地谈论个殊性，但并没有比任何男人更了解这个概念。嬉皮渴望回归大自然、回到旷野、回到他和毛茸茸的动物们生活在一起的家中，那里远离城市，至少有一些文明开端的粗糙痕迹，以很低的人类限度生活，他所有的时间都用于简单的非智力活动——耕织、做爱、串珠子。公社最重要也是赖以谋生的活动就是群交。吸引“嬉皮士”到公社的主要原因是以后有免费的妞——最重要的共享商品，且是有求必应的，但是，被贪婪蒙蔽，他没有预料到要和所有其他男人分享这些，也没有预料到他们面对女人时的妒忌心和占有欲。

男人不能通过合作达到共同目的，因为每个男人的目的都是独自享有所有女人。因此，公社注定失败；每个“嬉皮士”都会惊慌失措地带走第一个和他做爱的傻瓜，光速带她逃到越远越好的地方。男性无法取得社会性的进步，只能在孤立和群交之间打转。

一致性

虽然他想成为独立的个体，但是男性害怕自己与其他男人之间存在任何一点不同：这让他怀疑自己不是真正的“大男人”，怀疑他是被动的、是完全被性牵制的，这嫌疑令人极度沮丧。如果其他男人是“A级”的而他不是，那么他一定不是男人；他一定是个基佬（fag）。因此，他通过表现得像所有其他男人一样，来申明他的“男子气概”（Manhood）。其他男人身上的差异性、乃至他自己的差异性，都令他害怕；那就意味着他们全基佬，而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搞基，所以他得确保他和所有其他男人保持一致。

男性在多大程度上能接受自己的被动性、接受他成为女性的欲望和基佬本性（fagginess），他就有多么敢于变得与众不同。在这件事上走得最远的男性是变装皇后，不过，他虽然与大多数男人不同，但恰恰如其他所有变装皇后一样；恰如功能主义者，他有一种认同——他认为他是女性。他试图定义他所有的烦恼以消解它们——但仍然没有个殊性。他并不完全相信自己是个女人，对成为完完全全的女性非常没有把握，他情不自禁地遵循男性制定的刻板印象，最终只不过成了一堆夸大的风格主义（mannerism）。

为了确定他是“大男人”，男性必须见证女性毫无疑问地是“大女人”，是“大男人”的反面，也就是说，女性必须表现得和基佬一样。还有被爸爸宠坏的小女孩，她的所有女性本能在她很小时候就被夺走，轻易而乖巧地接受了她的角色。

权威与政府

分不清对错，也没有良知，因为这些都得首先源于有共情能力……对他不存在的自我缺乏信念，不必要地求胜心切，并且顺其天性，无法与人合作，男性感到自己有对外在指导和控制的需求。所以他创造了权威——牧师、专家、老板、领袖等等——以及政府。男性无法接受他想要一个女人（妈妈）来指导他们的事实（毕竟，他是一个大男人），所以想要扮成大女人，篡夺她们作为指导者和保护者的职能，他得确保所有权威都是男性。

如果一个社会由理性的存在者组成，他们有能力相互共情，他们是完满的，也没有什么好竞争，那么这个社会就没有什么理由需要政府、法律和领袖了。

基于性的哲学、宗教和道德

男性与任何他人他物建立关系的无能使他的人生毫无目的也毫无意义（男性的终极洞见即生活是荒诞的），于是他发明了哲学和宗教。因为内在空虚，他向外探索，不只是为了寻求被指导和控制，还为了得到救赎以及生命的意义。对他来说世间幸福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发明了天堂。

对男人而言，他没有办法与他人共情，且完全是受性支配的，获得性“许可证”、实践“离经叛道的”（“不男人的”）性行为是“错的”，也即对其被动性与完整的性欲不做抵御的性行为，若他沉溺于此，就会摧毁“文明”，因为“文明”完全基于男性对这些特质进行抵抗的需求。对于女人来说（男人口中的女人），所有诱使男人获得性“许可证”的行为是“错的”——也即：不把男性的需求置于她们的之上、或不成为爱男人的基佬。

宗教不仅为男性提供了一个目标（天堂）且有助于让女性和男性紧密联系在一起，还提供了一些仪式，通过这些仪式，他因不足以抵抗自身性冲动而产生的内疚和羞耻就得以抵销；本质上，就是他作为男性的内疚感和羞耻感。

大多数男性会极懦弱地将他们内在的弱点投射到女性身上，把这些弱点贴上“女性的”标签，让他们相信自己具有女性的优点；大多数哲学家，虽并不至那么懦弱，他们面对“男性的缺憾存在于男人身上”的事实，但仍无法面对这只存在于男人身上的事实。所以他们把男性境况贴上“人类境况”的标签；把他们的虚无——这让他们惊恐，作为一个哲学难题提出，从而将彰显了他们的动物性，大言不惭地将他们的虚无贴上“同一性问题”的标签，进一步夸夸其谈地絮叨“个体危机”、“存在之本质”、“存在先于本质”、“存在主义的存有模式”等等。

女人不仅将自己的同一性和个别性视作理所当然，并且本能地知道伤害他人是绝对的错误，而生命的意义是爱。

（种族、人种、宗教等）歧视

男性需要替罪羊，这样他就能把自己的堕落和缺陷怪罪于他们，把自己无法成为女人的挫败发泄在替罪羊的身上。而且这种替人受罚的歧视有相当实际的好处：大大增加了顶层男性可操的逼。

竞争，名望，地位，正规教育，

无知和经济的阶级

执着地渴望被女性欣赏，却又不具备内在价值，男性建立起了一个高度矫饰的社会，金钱、地位、“上层”阶级、学位、专业职位和知识——这个社会让他能够通过这些挪用外显的价值，与此同时他们还迫使许多男人在专业、社会、经济、教育程度上处于很低的水平。

“高等”教育的目的不是教育，而是将尽可能多的人排除在各个专业之外。

作为情感上没有交互的能力的肢体动物，男性即使能够理解并运用知识和理念，也无法与它们建立联系，无法在情感层面把握它们：他不从重视知识和理念本身（它们只是达成目的的手段），由而，他不觉得自己需要精神伴侣，也不觉得需要培养他人的智识潜能。相反，男性从他人的无知中获得了既得利益；这让少数有知识的男人在无知的男性面前有决定性的优势，此外，男性知道当女性群体得到启蒙和觉醒，即意味着他的终结。健康、骄傲的女性希望平等的陪伴，她的伙伴是她所尊重且和她愉快相处的；病态、无安全感、不自信的“男性女人”（male-female）则渴求蠕虫的陪伴。

男性无法完成真正的社会革命，因为顶层男性想维持现状，而底层男性都想成为顶层。男性“反叛者”就是一场闹剧；我们这个男性的“社会”其实就是男性建来满足自身需求的。他从不满足，因为他没有获得满足的能力。最终，男性“反叛者”反抗的就是作为男性这一点。只有在科技的逼迫下，男性才会别无选择地改变，得等“社会”达到不改变就会死的阶段，他才会变。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个阶段了；如果女人不快点赶这群鸭子上架，我们都得死光光。

妨碍交流

既然完全是自我中心的、是无法与外界建立关系的，那么男性的“交流”若不是关于他自己的，便是一种非人的嗡嗡声（impersonal droning on），是毫无人类价值的。男性的“智识交流”是一种压迫女性的强迫性意图。

“爸爸的小女孩”是被动、顺从且敬畏男性的，她允许他把极呆板的絮叨强加在她身上。这对她来说并不太难，因为那紧张和焦虑、那不冷静、那不安全感和自我怀疑、她对自己感觉的不信任以及爸爸灌输给她的感觉，都让她的知觉非常肤浅，以至于她无法认清男性的絮叨就不过是喋喋不休的噪音而已（the male's babble is babble）；就像鉴赏家“欣赏”被标上“伟大艺术”的一团蠢东西，

她相信她很享受那些让她无聊透顶的狗屁。她不仅允许他的絮叨占据主导地位，还能随之调整自己的“交流”内容。

自幼接受品行端正，礼貌和“尊严”的训练，迎合男性掩饰他动物性的需求，她热切地将她自己的“交流”简化为闲聊，对任何超出琐碎话题的“交流”都简化为平淡冷漠的回避——或者，她被“教育”说要把“交流”变成“智识的”讨论，也就是与人无关地谈论那些不相干的消遣——国民生产总值、共同市场、兰波对象征主义画作的影响。她是如此善于迎合，以至于迎合终成了她的第二天性，即使在只有女性陪伴的情况下，她仍然会迎合男人。

除了迎合，她的“交流”还受限于她的不安，这不安来自她离经叛道的表达和原创的观点，也受限于基于这不安的只顾自己，这种自顾自/自我吸收让她的交流变得不可能迷人。品行端正、礼貌、“尊严”、不安和自顾自是无助于彰显张力和智慧的，这些是交流名副其实应有的品质。这样的交流不会是激烈不羁的（rampant），因为只有全然自信、自满、外向、骄傲、有主见的女性才有能力进行有张力、尖刻且机智的交流。

妨碍友谊（爱）

男性鄙视自己，鄙视所有他们随便打量了一下的男人，鄙视他们认为不是女性的男人，（比如“有同情心的”精神分析师和“伟大的艺术家”），或者不是上帝使者的男人，还鄙视所有尊重且迎合他们的女人：没有安全感的、寻求认可的、迎合人的“男性女人”也鄙视她们自己和所有像她们一样的女性：自信的、放荡的、寻求刺激的“女性女人”（female-females）鄙视我和迎合他人的“男性女人”。简言之，鄙视是日常惯例。

爱不是依赖或性，而是友爱关系（friendship），因此，爱不可能存在于两个男性之间、也不可能存在于一男一女性之间，或在两个女性之间也是不可能的——她们中至少有一个人是无心智、无安全感、迎合男性的；就像交流，爱只能存在于两个具有安全感、随心所欲、独立轻盈的“女性女人”之间，因为友爱是基于尊重而不是鄙视之上的。

即使是那些轻盈的（groovy）女性成年后也很少建立深厚的友谊，她们要不就是和男性绑在一起获得经济上的立足，要不就是因披荆斩棘穿越丛林且想在一

片混沌中保持头脑清醒而止步不前。在一个以金钱和无意义工作为基础的社会中，爱不可能蓬勃：爱需要完全的经济自由，以及完全的个人自由，需要闲暇的时间以及让人获得热切吸纳和情感满足的机会，当你和你所尊重的人一起分享这样的活动，就可以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我们的“社会”几乎没有提供任何进行这样活动的机会。

男性在从这个世界中剥夺了交流、友谊和爱之后，为我们提供了这些微不足道的替代品：

“伟大的艺术”和“文化”

男性“艺术家”试图解决他的困境：没有生活的能力、无法成为女性，方法是通过建构一个高度矫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男性是被英雄化的，也即展现出女性特征的，而女性沦为高度受限、碌碌无为的从属角色，也即沦为男性。

男性的“艺术”目标不是为了交流（他们的内在空无，也就无话可说），而只是为了掩饰他的动物性，使他诉诸于象征主义和晦涩不明（“深奥”的玩意儿）。大多数人，特别是那帮“受过教育”的，对自己的判断缺乏信念，谦逊并尊重权威（“爸爸最懂”），他们很容易被哄骗得去相信那些晦涩难懂、闪烁其辞、难以理解、拐弯抹角、模棱两可且令人厌烦的东西是深度和才华的象征。

“伟大的艺术”证明了男性比女性优秀，证明了男人是女人，绝大多数被冠上“伟大艺术”标签的作品——如反女权主义者喜欢提醒我们的——是由男性创作的。我们知道“伟大艺术”之所以伟大是因为男性权威是如此这般告诉我们的，我们不能否认，因为只有那些敏感度远超我们的人可以感知并欣赏那些他们所欣赏的泪水。

欣赏是那些“有教养的人”唯一的消遣；被动并无能、缺乏想象力和智慧，他们必须通过欣赏来凑合；由于无法创造他们自己的消遣，无法创造自己的小世界，无法最小程度地影响所身处的环境，他们必须接受那些已被给定的；由于无法创造也无法建立关系，他们只能旁观。吸收“文化”是种孤注一掷的疯狂意图，为的是在这个不欢乐的世界获得享乐，也为了逃离令人恐惧的枯燥、无心智的生存方式。“文化”给那些无能的自我提供了饵料，为合理化被动观看提供了一种手段；他们可以为自己能欣赏那些“精致的”事物的能力感到骄傲，把一坨大便

看成珠宝（他们希望通过欣赏而受人欣赏）。他们对自己改变事物的能力缺乏信念，对维持现状逆来顺受，之所以他们必须得在大便中发现美，因为他目之所及处，除了大便也没有别的了。

对“艺术”和“文化”的崇拜——除了导致许多女性进行无聊消极的活动，使她们远离了重要而有价值的活动，远离对积极能力的培养——还导致那些讨论东一个西一个的深刻美学的浮夸论文不断干扰我们的感受力。这使“艺术家”被设定为拥有超凡感觉、知觉、洞察力和判断力的人，由而损害了没有安全感的女人——对自己感觉、知觉、洞察力和判断力的价值和有效性——的信心。

男性的感觉范围非常有限，由此他的知觉能力、洞察力和判断力也很有限，他需要“艺术家”的指导，让后者告诉他生活是什么。但男性“艺术家”是完全受性支配的，除他自身感觉外无法和外物建立任何关系，除男性生活的无意义和荒谬外毫无见解可以表达，他不可能成为艺术家。一个根本没有能力生活的人怎么可能告诉我们生活是什么呢？“男性艺术家”一词是悖谬的。退化的物种只能生产退化的“艺术”。真正的艺术家是每位自信健康的女性，并且在只有女性的社会，那真正的艺术、真正的文化才会是骄傲的、乖张的（kooky）和令人颤栗的（funky），才是令女人们彼此愉悦（groove on），也令这宇宙中的万事万物愉悦的。

性行为

性爱不是关系的一部分：相反，性爱是一种孤立的体验，不具创造性，严重浪费时间。女性可以轻易地——可能比她想象的更轻易地——控制她的性驱力，使她保持完全的冷静、理智和自由，以追求真正有价值的关系和活动；但是男性似乎从性的角度揣摩女性，不停想着激发女性的性欲，刺激那些性欲高昂的女性为淫欲痴狂，把她扔进鲜有女性能逃脱的性爱口袋中。淫荡的男性刺激好色的女性，他必须这样做——当女性超越她的身体，超越动物性的时候，男性（其自我完全由鸡巴构成）就会消失。

性爱是无心智者的避难所。而越是没心智的女人就越是深陷于男性“文化”中，简言之，她越是品行端正，就越有性吸引力。我们“社会”上最品行端正的女人，都是狂热的性爱疯子。但是，作为品行非常非常端正的女人，她们当然不

会沦落到操逼的地步——那是粗鲁的——倒不如说她们做爱，她们通过身体交流，建立感官上的和谐；文学的说法是与爱神厄洛斯的悸动相契合，臻至对宇宙的掌控；宗教的说法是通过神圣的感觉主义（Divine Sensualism）以达灵性的完满（communion）；而神秘主义的说法是以爱经融合，同宇宙合一，嗑迷幻药的（acid heads）联通了他们的色情团体。

另一方面，那些最不与男性“文化”相容、品行最不端正的女性，那些粗鲁而简单的灵魂，她们把操逼还原为操逼，她们太孩子气，不适合在城郊、充满房贷、拖把和婴儿粪便的成人世界，她们太自私，不愿意养育孩子和丈夫，她们太不文明，不在乎任何人对她们的看法，她们太傲慢，完全不尊重爸爸、“伟人”或先人的深刻智慧，她们只相信自己动物性的、粗俗的本能，她们把文化等同于小妞（chicks），她们唯一的消遣就是在情感的刺激和快感中徘徊，她们喜欢恶心下流令人不快的“场景”，一旦知道能逃得掉，充满仇恨又暴力的婊子们会把那些过度惹怒她们的人打得满地找牙，她们一见到他就把刀子插进男人的胸膛，或把冰锥塞进男人的屁眼，简而言之，按照我们“文化”的标准，这样的人就是 SCUM²……这些女性很冷静，她们相当有头脑，处于无性别（asexuality）的边缘。

不受礼节、品行端正、他人意见、公共舆论、“道德”、对混蛋之尊重的限制，永远放克、肮脏、卑贱的 SCUM 逐渐传播开来……越传越广越传越广……她们看过了所有的戏——每一个细节——不管是操逼的场景还是女同的镜头——她们遍布整个海滨，躲在在每一个船坞和码头下——不管是屁码头还是逼码头（the peter pier, the pussy pier）……你得经历大量的性爱才能去反对性爱，而这一切 SCUM 都经历过了，如今她们已准备好了新的表演；她们想从不同于码头的地方爬出来，移动，启程，远航。但 SCUM 尚未盛行；SCUM 还在我们“社会”的阴沟里，而我们的社会如果不偏离当前的轨道，如果没有炸弹炸毁它，它会把自己往死里干。

厌烦之事物

² 译者注：有渣滓、人渣之意。

组成这个社会的生物若不是阴郁绝望的，就是彻头彻尾令人厌烦的，而在由这群生物创造也是为他们而创造的社会中生活，除了阴郁和绝望时候，只能是彻头彻尾令的厌烦。

秘密、审查、镇压知识与观念、以及揭发

每个男性内心深处最隐秘最可怕的恐惧就是被发现自己不是女性而是男性、是一种次于人类（subhuman）的动物。虽然品行端正、礼貌和“尊严”足以在个人层面防止他的暴露，但为了防止整个男性群体的普遍暴露，并维持男性在“社会”中非自然的统治地位，男性必须诉诸以下手段：

1. 审查制度。比起思考完整的含义，男性对孤立的作品和语段有反射性的反应，男性试图通过审查“色情制品”和所有带“脏”字的作品（不管是在什么语境下使用）来避免对他们动物性的唤起和探索。

2. 打压一切可能使他暴露或威胁到他在“社会”中统治地位的思想与知识。很多生物学及心理学数据被隐瞒，因为它们证明了男性极其劣于女性。另外，在男性继续掌握主导的情况下，精神疾病永远不会被解决，因为首先，男性在精神疾病中享有既得利益——只有脑子缺根筋的女人才会允许男性在任何事情上都施加一点控制，其次，男性不能承认父性在导致精神疾病方面所起到的作用。

3. 揭发（exposés）。男性生活中最主要的乐趣——如果紧绷阴郁的男性能称得上是会有任何乐趣的话——就是揭发别人。不管他们揭发了什么，只要有人被揭发了就行；这可以转移对他自身的关注。揭发别人是敌特（共产党人或社会主义者）是他最爱的消遣之一，因为这样的话不仅可以消除威胁他自身的源头，还可以消除威胁国家和西方世界的源头。让他不堪其扰的虫子（bugs up his ass）不在他自己身上，而在俄国。

猜疑

男性无法共情、无法被打动、无法忠诚于人、只为自己着想且没有公平竞争的意识；懦弱地、不断地需要向女性献媚来赢得认可，没有女性的认可他便浑身乏力，他的动物性和男性身份总处于被发现的边缘，为了掩盖这些他必须不断撒

谎；作为空虚的存在，他毫无荣誉及真诚——他不知道这些词是什么意思。简而言之，男性是不忠的，在男性“社会”中，唯一合适的态度就是犬儒和猜忌。

丑恶

完全被性支配，无法理智或审美地回应、彻底的唯物主义且贪婪的男性，除了把“伟大艺术”强加给这个世界之外，还用这些东西装点了他未经美化的城市：丑陋的建筑（内外都丑）、丑陋的装饰、广告牌、公路、汽车、垃圾车、以及最引人注目的——肮脏发臭的他自己。

仇恨和暴力

男性被紧张感吞没，被不能成为女人的挫败吞没，被无法获得任何形式的满足或愉悦的挫败吞没；被仇恨吞没——不是对侵犯或侮辱你的人的理智的仇恨——而是不理智的、不分青红皂白的仇恨……从根本上说，是对他自身的毫无价值的仇恨。

无故的暴力除了“证明”他是个“大男人”之外，还作为他宣泄仇恨的一种方式，此外——男性只能做出与性有关的回应，需要非常强烈的东西来刺激他半死不活的自我——还为他提供一点性快感。

疾病与死亡

所有的疾病都是可被治愈的，而衰老和死亡是由疾病引起的；因此，长生不老是可能的。事实上，如果进行全面而大规模的科学攻坚，衰老和死亡问题在几年内就可以被解决。然而，这在男性当权的机构不会发生，因为：

1. 许多男性科学家对生物研究望而却步，害怕发现雄性其实是雌性，他们对阳刚气质、“男子汉的”战争和死亡进程表现出明显的偏好。
2. 我们的“高等”教育体系——僵化、枯燥、昂贵、耗时和不公的排他性——劝退许多潜在的科学家从事科学事业。

3. 由缺乏安全感的男性专业人员所散布的宣传教育，他们在猜忌中守着自己的职位，所以使只有极少数被精挑细选过的人才能够理解抽象的科学概念。

4. 父权制度所造成的自信心的普遍缺乏，阻碍了许多有天赋的女孩成为科学家。

5. 缺乏自动化。如果将现存的大量数据进行整理并相互关联，就能揭示治疗癌症和其他疾病的方法，也可能是生命本身的关键。但这些数据非常庞大，需要高速运转的计算机来关联它们。在男性控制的体系下，这种计算机的设立将被无休止地延宕，因为男性恐惧被机器取代。

6. 货币制度需要无尽的新产品。那些少有的不研究死亡过程的科学家中的大多数，都在为企业做研究。

7. 男性喜欢死亡——这刺激他的性快感，并且，他的内在已经死了，他想要去死。

8. 货币制度对最没创造力的科学家的偏爱。大多数科学家来自至少是相对富裕的家庭，而在这些家庭中爸爸至上。

一种积极的幸福状态是唯一可以证明使某人存在的东西，但男人没有达至这种状态的能力，男性充其量可以是放松、舒适、中庸的，且这种状态极度短暂，因为无聊、消极的状态很快就会出现；因此，他注定只是一种受苦的存在，只在偶尔转瞬的安逸状态中得以缓解，而他要达到这种状态只有以牺牲女性为代价。男性，就其本性而言，是吸血鬼，是有情感的寄生虫，所以，从伦理上讲他没有存活的权利，因为任何人没有以牺牲他人为代价而活着的权利。

正如人类由于进化程度更高、具有更高级的意识，从而比狗具有更优先的生存权利，女人也比男人具有更优先的生存权。因此，灭除男性是一种正当和善的行为，是对女性极其有益的行为，也是仁慈的行为。

然而，这个道德问题最终会因为男性正在逐步毁灭自身而变得学术化。除了参与那悠久的历史事件、经典的战争与种族暴乱之外，越来越多的男性要么成为

基佬，要么通过毒品来抹杀自己。女性，无论她乐意与否，最终将完全掌权，不出意外的话她将不得不这样做——男性，就实用目的而言，将不复存在。

越来越多的男性觉悟了其自身利益所在，而这加剧了上述趋势；他们越来越意识到女性的利益符合他们的利益，意识到他们只能通过女性活着，而且越是鼓励女性去活、鼓励女性实现自身、鼓励女性成为女性而不是男性，他才越接近活着；他开始明白，通过她而活，比通过成为她、篡夺她的特质、把她的特质当作是自己的、压制女性并声称她是男性地去活，要更容易、也更让他满足。基佬——他接受了自己的男性特质、也就是接受了他的被动性和完全被性的牵制、接受了自己的女性气质——也最受益于女人成为真正的女性，因为这会让他更轻易地成为一个女性化的男性。如果男性是明智的，他就会想方设法成为真正的女性，会做大量相关的生物学实验，通过对大脑和神经系统的手术，使其身心上都转化为女性。

是继续利用女性来生育或还是在实验室中完成繁殖也将成为一个学术问题：当每个大于十二岁的女性都定时服用避孕药物，不再有任何意外怀孕时会怎样？还有多少女人会故意让自己怀孕或者（如果发生意外的话）还保持怀孕状态？不，弗吉尼亚³，女性并不只喜欢做配种母马，尽管大量被洗脑的机器女人会这样说。当社会只由有完备意识的人组成时，答案会是否定的。难道要强行划出一定比例的男人来当人类的种马吗？显然是不可能的。答案是在实验室繁殖婴儿。

至于是否继续繁殖男性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男性像疾病一样一直存在于我们之中，就认为他应该继续存在。当基因控制成为可能的时候——这用不了多久——这将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只应繁殖完整的、完善的生命，而不是生理及情感上有缺陷的（正如男性）生命。正因故意生育盲人会是非常不道德的，故意生育情感残废的人也是非常不道德的。

那为什么还要繁殖女性呢？为什么要有后代？目的是什么？当衰老和死亡都被消除后，为什么还要继续繁衍？为什么我们要关心死后发生的事？为什么我们要担心没有更年轻的一代来继承我们？

³译者注：此处援引的典故出自 19 世纪末美国一个叫弗吉尼亚的小女孩写信向报纸询问“圣诞老人是否存在？”报纸编辑丘奇以报纸社论形式肯定地回应了问题，文章中一句“是的，弗吉尼亚，确实有圣诞老人”最终家喻户晓，以至于 20 世纪 20 年代后这份报纸每年都会在圣诞节重刊这篇社论。

最终，各种事件和社会进化的自然进程将导致女性完全控制世界，随后，停止繁衍男性，最终，停止繁衍女性。

但 SCUM 是缺少耐心的，SCUM 并不会为子孙后代兴旺发达的想法感到欣慰；SCUM 想为自己争取刺激的生活。而且，如果绝大多数女性都是 SCUM，她们只需要退出劳动力市场，从而使整个国家瘫痪，就能在几周内获得对这个国家完全的控制权。其他措施包括：女性宣布脱离货币体系、停止购买、只管强占、拒绝遵守一切她们不屑遵守的法律，这其中任何一项都足以彻底扰乱经济和其他一切。警察、国民警卫队、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加起来也压制不了超半数以上人口的叛乱，尤其是当叛乱由他们完全无力招架的人造成的时候。

如果所有女性就这么离开男性，拒绝——永远地——与任何男性有任何关系，那么所有男人、政府和国家经济就会彻底崩溃。即使不离开男性，只要女人意识到她们的优越性和权力远高于男人，也可以在几周内完全控制一切，可以使男性完全服从于女性。在一个健全的社会里，男性会乖乖跟在女性后面。男性是温顺的，很容易被领导，很容易屈从于任何愿意支配他的女性的支配。事实上，男性特别想要被女性领导，想要妈妈来管事，想要在她的照顾下放任自流。但现在的社会并不健全，在与男性的关系中，大多数女性对她们所处的位置压根没有一丝意识。

因此，冲突并不在女性与男性之间，而是在 SCUM 和“爸爸的小女孩”之间。SCUM——占主导地位的、有安全感的、自信的、下流的、暴力的、自私的、独立的、骄傲的、寻求刺激的、自由自在的、傲慢的女性，她们认为自己适合统治宇宙，对于这个“社会”的限制而言她们无拘无束（free-wheel），并准备奔向远远超出它所能提供的东西。“爸爸的小女孩”——品行端正、被动的、有“教养”的、礼貌的、端庄的、文静的、依赖的、害怕的、无知的、没有安全感的、追求爸爸认可的，她们无法应对未知的世界，她们想被猿人拖着共进退，只有当伟大的爸爸在身边、当身边有个巨大强壮的男人可以依靠、当白宫里有个长毛的肥脸时她们才有安全感，她们太懦弱以至于不敢面对男人是什么、爸爸是什么的可怕现实，她们与这帮猪同流合污，她们适应了动物性，在动物性下感到肤浅的舒适，不知道任何其他“生活”方式，她们把自己的心智、思想和眼光都降低到男性的水平，即缺乏感觉、想象力和智慧的，这样她们只能在男性“社会”中

才有价值，只有当她是橡皮奶头、男性自我鼓吹者、让人放松一下的玩意儿和后代饲养者时，她们才能在阳光下一一或者说在烂泥堆里一一有一席之地，她们因为自己的前后不一致被其他女性打发走了，她们将自己的缺陷、男性特征投射到所有女性身上，并将女性视为蛆虫。

但 SCUM 太没耐心了，等不到千千万万贱人被反洗脑。为什么活泼的女性要继续惨淡地和蠢男人一起负重前行？为什么轻盈的人和下贱的人的命运要相互纠缠？为什么主动的有想象力的人要和被动古板的人商讨社会政策？为什么独立的人要和需要依赖爸爸的人一起被限制在阴沟里？通过系统性地操翻体制、选择性地毁灭私有财产和谋杀，一小撮 SCUM 可以在一年内接管国家。

SCUM 将加入非工作的势力（unwork force）、“操翻体制”势力；她们会得到各种非工作的工作。比如，SCUM 售货员不会对商品收费；SCUM 接线员不会对电话收费；SCUM 办公室职员和工厂工人，除了操翻他们的工作，还会偷偷破坏设备。SCUM 会在一份工作中不工作直到被解雇，然后再找一份新工作来不工作。

SCUM 将强行解除公交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和地铁票销售者的工作，并向公众免费提供公交车、出租车和地铁服务。

SCUM 将毁灭所有无用并有害的东西——汽车、商店橱窗、“伟大艺术”等等。

最终，SCUM 将接管电波——无线电和电视网——强行解除所有广播电视台雇员的工作，他们会阻碍 SCUM 进入广播室。

SCUM 将破坏夫妻关系——闯入（男一女）异性伴侣之间——不管他们在哪儿，把他们打得稀巴烂。

如果男人不是 SCUM 男性辅助团体（Men's Auxiliary）的一员，SCUM 就将杀光他们。SCUM 男性辅助团体中的男人都在积极勤勉地消灭他们自己，不管动机如何，这些男人在做好事，他们和 SCUM 一起玩弄他们的裹尸布。男性辅助团体中男人的例子包括：杀男人的男人；致力于建设性进程而不是生物性战争的生物学家；传播并推广那些能达成 SCUM 目标的思想的记者、作家、编辑、出版商和制作人；通过自己灼热闪耀的例子鼓励其他男性去男性化从而使男人相对无害的基佬们；一直慷慨解囊的男人——送钱、送东西、送服务；实事求是的

男人（到目前为止还不存在），妥善处理女人的男人，揭示自身真相的男人，给无脑的“男性女人”正确句子来学舌的男人，告诉女性她们一生最重要的目标应该是压制男性的男人（为了帮助男性实现这一目标，SCUM 会举行粪池会议，每位出席的男性代表的发言都将以下述句子开始：“我是大便，一坨低等卑贱的大便”，继而列出他如何是大便的方方面面。他这么做的奖励是，在会后有机会和在场的 SCUM 有整整一小时的通敌交流时间。品行端正、安分守己的男性女人将被邀请参与会议，帮助她们澄清对男性这一性别可能有的疑虑和误解）；性书和性电影之类的制作者和推广者，他们加速实现银幕上放的只有“口交和操逼”（男性，就像跟随着潘神笛的老鼠，会被阴道引诱而走向灭亡，会被他们的被动性肉体征服、淹没，最终溺死其中）；毒贩子的毒品推广者，他们正在加速实现男性的退出。

想要登上 SCUM 的豁免名单，加入男性辅助团体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只是做好事是不够的；为了保住他们一文不值的屁股，男人还必须避免作恶。最臭名昭著且有害的类型包括：强奸犯、政客和所有为他们服务的人（竞选造势参与者、政党成员等）；烂歌手和烂音乐人；董事会主席；供养人；地主；放罐头音乐（Muzak）的油炸店主人和餐厅主人；“伟大的艺术家”；小气的赌徒和诈骗犯；条子；大亨；研究死亡和毁灭或为私人企业工作的科学家（相当于所有科学家）；骗人精和冒牌货；DJ（disc jockeys）；对陌生女性有任何一点干扰行为的男人；房地产商；股票经纪人；没话找话说的男人；在街上闲坐着破坏风景的男人；两面派；胡编乱造的艺术家；乱扔垃圾的人；剽窃者；对女性有任何伤害行为的男人；广告业的所有男人；精神病学家和临床心理学家；不诚实的作家、记者、编辑、出版商等；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审查员；武装部队的所有成员，包括被征召者（林登·约翰逊和罗伯特·麦克纳马纳下达命令，但服役人员去执行），特别是飞行员（比如说投炸弹，林登·约翰逊不会去投；是飞行员投的）。如果一个男人的行为有好有坏，那么在权衡之下，对他全面的主观评价将确定他的行为是好是坏。

把女性“伟大艺术家”、骗子和冒牌货等随着男人一起清除掉，这一步虽然诱人但不明智，因为大多数公众不会清楚那些被杀的女人是男性的。所有女人或多或少都有向敌人告密的倾向，但这源于其一生与男性共同生活。消灭男性，女

性就会顺利发展。女性是有提升空间的；而虽然男性的行为可以改进，但男人本性却不能。当 SCUM 踹着他们的屁股，男性的行为会迅速提升。

在操翻、强占、破坏异性恋、毁灭和杀人的同时，SCUM 会招募新成员。SCUM 会由招募者、精英团——硬核活动家（实施操翻、抢掠和毁灭的人）和精英中的精英——杀手们组成。

退出（Dropping out）不是答案；操翻才是。大多数女性早已出局；她们从来没入过局。退出会让没有退出的少数人获得控制权；退出正是那些当权的领袖想要的；正中敌人的下怀；它强化了现存体制而不是破坏它，因为它完全建立在广大女性的不参与、被动、冷漠和不干预的基础上。然而，退出对男人是一项极好的政策，SCUM 会热情地鼓励男性退出。

从自己内心寻找救赎，审视自己的内心，这并不是答案，而是那些退出的人想让你相信的。幸福在你自身之外，需要通过你与他人的交往来实现。忘却自我（Self-forgetfulness）是人的目标，而不是自我吸收/陶醉（self-absorption）。男性，只能做到后者，把无法弥补的过错当作美德，不仅将自我陶醉视作好事，还将其视为一种“哲学的至善”，还因把它变得深刻而获得功劳。

SCUM 不会通过纠察、示威、游行或罢工来达成其目的。这类策略只适用于那些品行端正有教养的女士，她们小心翼翼地采取这类势必无效的行动。此外，只有正派的、安分守己的男性女人，浸淫在男性中受到高度的训练，会成为黑帮的主体。SCUM 由个体组成；SCUM 不是黑帮（mob）也不是傻蛋（blob）。如果有工作需要完成，只有 SCUM 会去做。并且，SCUM 是冷静且自私的，她们不会让自己被警棍打爆头；那是为品行端正、“有特权的、有教养的”的中产阶级女士准备的，她们对爸爸和警察们本质上善良的动人信念有崇高的敬意。如果 SCUM 游行，那将会是在总统那愚蠢且令人作呕的脸上游行；如果 SCUM 罢工，那也会是在黑暗中带六英寸刀的罢工。

SCUM 总是在犯罪的基础上运作，而不是在公民不服从的基础上运作，也就是说，相对于公开违反法律和入狱，以引起对不公正的关注。这种策略承认整体制度的正当性，只是用来稍微修改它，改变具体的法律。SCUM 反对这整套制度，反对的恰恰是法律与政府的概念。SCUM 是为了破坏这个制度，而不是在这套制度中获得某些权利。另外，SCUM——总是自私的，总是冷静的——总是以避免

被发现和惩罚为目标。SCUM 将永远是鬼鬼祟祟的，偷偷摸摸的，暗中行事的（虽然 SCUM 的谋杀案总是被人知晓）。

破坏和杀戮都将是有选择性有针对性的。SCUM 反对半疯的、无差别攻击的暴乱、这些暴乱没有清晰的目标，甚至会清除一些同类。SCUM 永远不会煽动、鼓励或参与任何形式的无差别破坏。SCUM 会冷酷而隐秘地跟踪猎物，并悄悄地进行杀戮。破坏行为绝不会封锁运输食物或其它基本物资的路线，绝不会污染或切断供水，绝不会封锁街道交通以致于救护车无法通过或妨碍医院的运作。

SCUM 会持续毁灭、劫掠、操翻、杀人，直到货币—工作制度不复存在，完全实行自动化，或者直到有足够多的妇女与 SCUM 合作，使暴力成为实现这些目标的不必要手段，也就是说，直到足够多的女性要么不工作要么辞职，开始抢掠，离开男人，拒绝遵守一切不适合真正文明社会的法律。许多女性会加入这个阵营，但还有好多人，她们很早就向敌人投降了，她们太适应动物性和男性性了，她们喜欢被限制被约束，不知道自由能用来干嘛，她们会继续做马屁精和受气包，就像稻田里的农民在一个政权推翻另一个政权时仍然是稻田里的农民一样。她们中少数情绪不稳定的人会呜呜咽咽地抱怨，把玩具和抹布扔在地上，但 SCUM 会继续碾压并征服她们。

一旦公众有需求，一个完全自动化的社会可以简单迅速地完成它。它的蓝图早已存在，在数百万人的努力下，建成它只消几周时间。即使脱离了货币系统，大家也会开心地投入其中，建成自动化社会；这将标志着一个了不起的新时代的开始，而建设过程中会伴随着喜气洋洋的庆祝气氛。

消除货币和实现完全的自动化是所有其它 SCUM 革命的基础；没有这两项，其它改革就无法进行；有了这两项，其它改革就会迅速进行。政府将自动崩溃。实现完全的自动化后，每个女人就可以通过家里的电子投票机直接对每个议题进行投票。由于政府几乎完全忙于管理经济事务和针对完全私人的事务立法，因此，消除货币且消除那些渴望对“道德”立法的男性后，就意味着事实上几乎没有议题需要投票。

消除货币后就没有必要再杀男人了；这是他们唯一高于心理独立女性的权力了——也将被剥夺。他们只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那些喜欢被控制的受气包身上。剩下的女性将忙于解决仍未解决的几个问题，然后规划她们的永生和乌托邦议程

——彻底改造教育体系，使数百万女性可以在几个月内接受培训，从事现在需要多年培训的高知工作（一旦教育的目标是教育，而不是延续学术和知识精英，这就很容易做到）；解决疾病、老年和死亡问题，彻底重新设计我们的城市和生活区。许多女性会在一段时间内继续认为她们喜欢男人，但随着她们习惯女性的社会，随着她们投身于她们的筹划，她们最终会认识到男性彻底的无用和平庸。

剩下的屈指可数的男人可以靠嗑药度过他们毫无价值的日子，或者穿着女装大摇大摆，或者作为旁观者、替身被动地看着高效率的女性行动，或者在奶牛牧场里和马屁精们繁殖后代，或者他们可以去最近的自杀友好中心，在那里，他们可以悄无声息地、迅速而无痛地被毒死。

在实现自动化之前，在男性被机器取代之前，男性应该为女性所用，伺候她，迎合她的一举一动，服从她的每一个命令，完全顺从她，作为完全服从她意志的存在，而不是如我们现在的男性完全扭曲堕落，他们不仅不存在、用他们可耻的存在扰乱了世界，还被很多女性卑躬屈膝地迎合，成千上万的女人虔诚地崇拜金牛犊，狗用皮带牵着主人，事实上男性——除了成为变装皇后的，其狗性被承认时是他最不可悲的时刻——没有对他提出任何不切实际的情感要求，由完全在一起的女性来发号施令。理性的男人希望被压扁，被踩在脚下，被击碎碾压，被当作杂种，被当作他们本身所是的污秽，被证实他们的可恶。

那些病态不理性的男人，那些试图保护自己不被自己恶心的男人，当他们看到 SCUM 向他们猛冲而来时，会惊恐地紧紧抱住大妈妈（Big Mama）大而软的奶子，但奶子并不能保护他们免受 SCUM 的攻击；大妈妈会紧紧抱住大爸爸（Big Daddy），在角落里大爸爸会把屎拉在他们强韧结实的裤子里。而理性的男人则不会踢打挣扎，也不会闹得人心烦意乱，他们只会不管不顾，放松下来，享受表演，并且乘风破浪，冲向灭亡。

——1967

一原注：他们可以通过电子手段收听任何一个他选择的女性，追随她的每一个动作。女性会善意并热心地同意这一点，因为这丝毫不会伤害到她们，并且这是对待她们不幸的残疾的同胞的一种了不起的善良而人道的方式。